

# 陳 平

## 尋找革命之路

陳松沾

匡政與流變  
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  
政治篇

---

何啟良 主編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台北・南港

2001 年

“窮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充滿信心地以“人定勝天”和“愚公移山”的意志去提前實現他的偉大政治理想，而最終仍然違背了他熟知的“唯物史觀”。今天的中國仍然得回到“新民主主義”時代去完成歷史發展的規律。自然，時至今日，“新民主主義”一詞已不實用而需巧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新詞眼以代之。毛澤東這位英雄人物落得個“三七開”的蓋棺定論。

從世界大局而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畢竟是大山邊一角，似乎左右不了什麼大局。但畢竟它們還是大山的一塊，地動山搖之際，不免受到強烈的震撼或衝擊。二戰前後這個時段，這兩國仍是英國殖民地，統稱為馬來亞。以它的地理位置的適中、以它豐富的礦物和原產品等資源，在在都構成爲英帝國眼中的遠東政局中，策略和戰略方面起足輕重的物資重要供應基地和遠東防衛的橋頭堡。因而，大山一角的動靜也處處影響著局勢的變化和發展。

也在這個時段，世界意識形態的鬥爭越趨劇烈，世界各帝國主義者也因資源的搶掠和世界霸權的爭奪慘烈惡化而導致全球性的戰爭災難。馬來亞於是難逃一劫而成了兵家必爭之地。馬來亞人民成了受殃及的池魚而被迫面對政治上的抉擇。馬來亞人口組成的複雜因素加上上述歷史和政治發展條件，構成了馬來亞人民政治抉擇的複雜性。從而產生了如以華人爲主的馬來亞共產黨和因抗日發展形成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及在戰後抗英起義而建立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從而也形成了大部分仍居農村的馬來人的政治觀望態度。只有少數馬來激進民族主義者參加到運動中來。

時勢造就了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馬共在抗日時期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援迅速發展成爲東南亞唯一有武裝力量爲後盾的最大政黨。於日降前夕，黨員人數超過六千人，黨軍人員超過一萬五千多人，連同同情者和支持者計，則達數十萬人。如從建黨開始至 1989 年 12 月 8 日放下武器時這六十年計，爲馬來亞共產主義運動和相關

的左翼運動前赴後繼的人數，恐怕超過百萬人。作為馬來亞第一大政黨，並有武裝力量的後盾和光榮的抗日歷史，連聯軍亦與之合作，影響自非同小可。那做為這個政黨的領袖，其魅力和影響在馬共極盛時則更為非凡。時勢因而也造就了馬共的領導者。日降前，有些領導人掌政時間為時甚短，或為黨深有建樹或僅曇花一現未足輕重。有些則長時位居要津，把握著黨發展的重要時機，卻是隱藏黨中的敵奸，英日帝國主義的大特務，<sup>1</sup> 造成黨的無可彌補的契機的錯失和組織的深重的傷害。和平時期，當馬共秘書長萊特被暴露而捲款潛逃後，在馬共當時十分年輕（皆二十剛出頭）的領導人中間，冒起了馬共戰後最重要並支撐黨政共五十多年的領袖。這位從學生時代起便終生投身於馬來亞共產主義運動的人物，就是本簡傳的主人公——陳平。

## 二、陳平——神秘的代號

陳平，凡五十歲以上的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包括曾在馬來亞服務、服役的英、澳、紐軍政人員，大多熟悉或知曉這位與馬共相連的名字。據說，這名字在緊急法令期間，對愛夜哭的小孩還有禁哭的功效。

<sup>1</sup> 馬共秘書長萊特是越法混血兒。曾是越共區委幹部。遭法國逮捕後被收買為法國情報局所用。三十年代初轉給英國軍情局，在香港受訓一段時間後派往新加坡，混入碼頭工人群中，通過工會逐漸聯繫上馬共地下組織，以第三國際代表騙入馬共領導層。1936年當上馬共副秘書長。1939年取代蔡白雲當上秘書長。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後遭日本憲兵部逮捕，旋即與日軍政憲兵部合作，前後共出賣了數十名馬共中委和高層幹部。1942年9月1日他召集黨軍聯席會議於吉隆坡附近黑風洞石山腳，通報日軍圍剿，共殺害了十八名以上馬共中委及黨軍高層幹部，稱為“黑風洞事件”或“九一事件”或“石山腳事件”。1947年3月他被發現捲款潛逃。可參閱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p.145; 175; 180-181; 184-185.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49 (1994) pp. 57-103; 新馬僑友會：《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香港：見證出版社，1992），頁137-138。

陳平給予馬來亞從政者以及一般民眾一種敬畏和神秘感。特別在緊急狀態的十二年間，<sup>2</sup> 對英殖民政府官兵、以及後來的馬來聯邦政府、馬來西亞政府的官兵和他們的政治隨從者，這名字代表著反叛、暴亂、恐怖與政治和生命的威脅。但對崇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者、左翼分子、反殖民主義積極分子和激進民族主義者，這名字則代表著神聖的鬥爭、叛逆和革命的精神與行動、偉大的政治和社會理想。前者處心積慮，開動一切統治和鎮壓機器企圖滅之而後快。後者則以之為精神支柱和激勵動力，千方百計予以物質和行動上的支援。這名字的不斷出現呈顯著戰爭的慘烈性和各條戰線的鬥爭持續性。

在抗日時期，他是馬共聯軍 136 部隊的聯繫人，是英軍的朋友，戰後並論功行賞，給與至尊的 OBE 勳章。可是戰後，英國殖民政府卻視之為眼中釘，並在差兩個月便達三年的連續打擊鎮壓不奏效後，頒佈緊急法令，變相對馬共發動戰爭。此時，他被認定為叛亂分子，向世界宣佈陳平為英帝國的頭號敵人，收回授以的 OBE 勳章（陳平未曾領取過），並為其人頭和生命訂下昂貴的價錢，懸賞數目從 1950 年的二萬五千磅至 1952 年升至廿五萬馬幣，<sup>3</sup> 相等於當時福利彩票的頭獎。然而他始終未曾遭部屬出賣，平安無事。緊急法令初期，他在槍林彈雨中出沒，數度險遭不測，始終吉人天相，逃過劫數。1955 年，華玲談判時，他的神秘面罩才首次揭開，讓世人見到他溫文爾雅的堂堂外貌，平和中略顯威嚴。談判失敗後，退隱山林時，英殖民地政府曾密謀劫殺這位二戰時的盟友。<sup>4</sup> 由於他的防患措施，英軍不曾得逞，可想當時英殖民政府恨得牙根發癢，怒髮衝冠。

<sup>2</sup> 英殖民地政府首先於 1948 年 6 月 17 日宣佈霹靂州進入緊急狀態，次日，伸展至柔佛州。於 6 月 20 日展延至全馬。緊急法令實施至 1960 年始全面解除。

<sup>3</sup> Alan Hoe & Eric Morris, *Re-enter the SAS* (London: Teo Cooper, 1994), p. 83.

<sup>4</sup> 英國軍事情報局 MI5 準備於談判失敗後，派人跟蹤陳平入森林企圖暗殺他，未曾得逞。1998 年 6 月 8 日香港《南華早報》第 20 版頭條，報導一英軍情局特務於馬紹爾死前 18 日相告此事。

這名字與馬共這個黨名共存達五十多年。雖馬共已於1989年12月8日與泰、馬兩地政府達致三邊和平協定，銷毀武器，放棄武裝鬥爭，和平下山，這名字至今仍與黨的存在維繫一起。

### 三、陳平——官方與其他記錄

陳平為何許人？向外除官方負面宣傳外，有關其生平諱莫如深。以下是1948年4月英政府馬來亞情報局（Malayan Secret Service）有關他的機密檔案：<sup>5</sup>

陳平（代號 7115-1627），又名王文華（代號 3769-2429-5498），約於1922年出世。父母為興化人士。妻李坤華，父王聲彪，妻舅李業水，妻姨李坤玉。隸屬馬來亞共產黨、馬來人民抗日軍及新民主青年同盟。高五尺四寸，左眼有顯著標記。1946年12月擔任全馬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會長。1946年9月為“泛馬新民主青年同盟大會”代表。

他是實兆遠萬豐隆腳車店店主王聲彪之子，於南華中學就讀。他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領導成員並對136部隊諸多協助，英政府授予OBE勳章。1945年11月，發現他是新民主青年同盟的執委之一。1946年4月根據報告，他是積極的共產黨撰寫人員。1946年12月，他被選為全馬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的副會長。

1947年7月，發現他與《戰友報》有聯繫。1947年8月，據報告他受委為馬共中央軍委，負責軍備事務。9月，據報他替代劉堯被選為馬共中央軍委主席。

<sup>5</sup> CO537/3751/55400/5 Pt.1 *Who's Who*, 1 April 1948.

1947年12月15至17日他在以檳城為總部的新民主青年同盟於檳城召開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全馬代表大會上為主要發言者。

從一秘密線索中得知，他曾在一范博士的邀請下，於1948年2月下旬到曼谷去會面（相信這范博士便是在曼谷替胡志明辦事的范文同博士）。另一秘密線索則報說他是做為馬共代表被選派去曼谷參加東南亞共產國際秘密會議。

他多費時往返於全馬各州並常在霹靂。

這是目前可從大英檔案館尋得的陳平較完整的簡歷檔案。此外，並未發現其他對此簡歷作補充或更正錯誤的記錄。此後，有關陳平的說明都散見於各馬共有關的文件檔案之中而似乎未再設專案。是否其專案設於英第五軍事情報局（MI5）中則未可知。此情況與萊特檔案類同。大英檔案館中找不得有關萊特的個人專案記錄，雖三十年期限已過，但英軍第五情報局有關檔案至今仍未予公開。

顯然的，情報員的資料未必準確，上述資料有相當錯誤。此外，有關陳平的簡歷在一些研究馬來亞緊急法令的專書中以鳳毛麟角的片段出現。維廉斯（Michael C. Williams）《馬克思主義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做如下評述：

陳平（1922-1980？）：陳平於1922年生於馬來亞霹靂州的實兆遠。在霹靂上中學。他於三十年代末參加馬來共產黨並於二十歲時成為霹靂州黨的高層幹部。二戰時，他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重要成員並與英軍共同抗日。1945年他曾代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到倫敦參加勝利遊行並接受英國授予OBE勳章。1948年他被委為馬共機關報《民主報》的出版人，1947年期間，他在前黨書記，那個被肯定為英國

受薪特務的萊特失蹤後，被選為馬共政治局主席。暴露萊特的身份一般都認為是陳平的努力。

陳平接收過來的黨和領導層幾乎清一色為工人階級成員，這在亞洲的共產黨都十分雷同。他頒佈了一個綱領性文件把黨領導層團結起來。1948年3月在一次中央執委會上，陳平被正式肯定為黨的總書記並同時頒佈了發動群眾反英帝的革命綱領。隨著1948年6月英殖民政府頒佈了“緊急法令”，馬共被迫發動武裝鬥爭，並在郊野及森林中戰鬥。總體來說，馬共這戰鬥策略是出於需要但卻缺乏充分準備。

1955年12月，陳平率領一個馬共代表團與馬來亞政府談判結束緊急法令。談判失敗而游擊戰鬥持續到1960年。陳平與約五百名游擊隊員退卻到泰國南部。1982年有確切的消息說陳平於兩年前去世。

此簡歷取材自G.Z. 哈拉罕（Gene. Z. Harahan）所著《馬來亞共產主義的鬥爭》及安東尼·索特所著《1948-1960 馬來亞共產黨起義》二書。傳略中亦存在明顯的錯誤，特別是訛傳陳平於1980年間逝世，十分荒唐。

#### 四、陳平這名字

陳平，英譯為Chin Peng。英軍早年設立的馬來亞情報局（Malayan Secret Service）則譯為Chan Ping。顯然前者按客家發音譯成，而後者則以廣東話譯之。據陳平透露，在抗日期間，因與136部隊的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打交道多用廣東話。戴維斯曾駐香港多年，諳廣東話。當時陳平以陳金聲（Tan Kim Seng）這帶有海峽華人色彩的名字與他會面。戴維斯便常稱呼他為“Chan”代

表。實則當時陳平在黨內以“王平”或“阿平”相稱，並非陳平。日本投降前夕，戴維斯因公到吉隆坡，其時萊特及楊果等均在隆開會。日降時，戴維斯立即找到萊特，要他提供馬共總部領導名單，萊特臨時應付，便填上他自己的化名張紅，另一為阿平，並加上劉堯的名字，之後戴維斯要求阿平的全名，才知道所謂阿平即是他經常聯絡的陳代表，於是阿平便冠以陳姓而為陳平。陳平在黨內為便於行動和保密，常易其名。但在英殖民政府及其後的馬來聯邦和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政府，皆以陳平一名稱之。可知陳平一名在黨外遠比黨內知名。至於仍以廣東音譯的 Chan Ping 後來又變了客家音譯的 Chin Peng 則未能考據。

這可能是英殖民政府情報部誤認為陳平為客家人，或是英政府通緝他時，譯其名者為客家人。不過據不完整統計，馬共成員半數以上為客籍人士，此或因馬共成員中多礦工和膠工，而他們多數為客家人。馬共內部，黨軍成員亦多以客家話交談，因此以為陳平為客家人不足為奇。當陳平在中國時，葉劍英便曾以客家話詢問陳平是否為客家人。

陳平曾用化名或不及萊特（已知萊特有超過廿六個化名），但亦不勝例舉。陳平本身亦多已不記得。其中較著知者有陳金聲、王平、阿平，倘有到中國後改用的洪濤及往蘇聯參加蘇共廿二次代表大會時用的馬奇德（Majid）。此名後來亦用與東歐兄弟黨打交道。此名其實並非借馬來名作掩護，純粹出於與蘇聯人打交道的方便而取。當時一同出席會議的尚有黨主席穆沙阿默（Musa Ahmad），他取了洋氣十足的名字艾溫（Edwin），於是陳平便取了馬奇德（Majid）一名。此外，英文書信亦用 Ah Lee 一名。

## 五、家世

陳平，原名王文華，於1924年10月下旬出生於馬來亞霹靂州南部一個靠海的小鎮，叫實兆遠（Sitiawan）。這是一個寧靜的霹靂南部原產品的集散地，周遭有紅土坎港口和許多馬來小漁村。父親在鎮上開設了一間腳車及汽車零部件專賣店。實兆遠是一個福清、莆田和興化人的市集。陳平出生時，家庭環境甚佳，已是鎮上一個中產階級，父親即從商，亦為當地僑領，擔任福清會館會長和當地小學董事長等職。父親王聲彪，生於福清縣莆田海邊一個小村落。小時即喪母，成了孤兒，由其祖父拉扯大。十三歲時便過番到新加坡投靠同宗族親王姓堂叔。堂叔待之如同己出，在其所設腳車及零件商行“萬豐隆”號讓他充當學徒。他亦發奮圖強，學習中英文，後並善書信及賬務。十八歲時，由堂叔介紹與當地出生的興化女，十六歲的關南洋結婚。女家原拉人力車起家，後發展為人力車行東主。其時，英人鼓勵種植橡膠，堂叔後來到霹靂南部一帶種植橡膠，亦在安順開店。並將其父帶往安順協助打理店務兼管橡膠園，後發展到實兆遠並在鎮上開設腳車店分行。亦號“萬豐隆”，所有貨品皆由新加坡萬豐隆以期賬供應。不久，這位陳平呼為三叔公的便把店轉讓其父去經營。其父為人善交際，人緣極佳。其母善持家並善經營店務。從陳平追述中，可知其對母親十分敬重，母親既疼愛他，卻不疏於教誨，管教亦嚴。

陳平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大姐於1920年在安順出世，不幸旋即夭折，母親傷痛不已。1922年，大哥文榮生於實兆遠。大哥讀書不多，為人善良，一直與母親共管店務，惟不善追債，讓人拖賬極多。於此，陳平出世後，算排行老二。陳平之下，有兩個妹妹。大妹仍健在，二妹早年遇車禍不幸逝世。之後有三弟文富，中學肄業，善經營，後於北海從商，四弟文貴為實天英校教師後升為校長，現已退休。五弟文全（後改文泉），受過正式師資訓練，於華都牙也（Batu Gajah）

中學任教，現亦已退休。六弟文欽則在職業學校畢業，進入商行機械部門工作，後經商發跡，五一三事件後，生意收盤，移民新西蘭。最小弟弟文忠，亦職業學校畢業，於公務局工作，但因腦溢血而英年早逝。五弟文全之後原有一妹，但其時家境十分困難，旋即送人。兩年後圖索回不果，後知亦已早逝，陳平言下不勝傷痛，最小妹妹出世時，亦為陳平離家從事革命之時，旋即其父中彩票三等獎（約三萬多元），似乎是此妹妹帶來之好運。

陳平夫人李坤華，為檳城海南人。於檳城益群學校讀小學時便已參加左翼學生活動。益群校長卻傾向國民黨，痛恨學生左傾，藉故將李坤華等開除出校。李坤華於是轉入英校，1941 年在校搞抗援活動時結識左翼文藝工作者楊勵。同年檳城因迎接武漢合唱團發生二二鎮壓事件，楊勵走避新加坡並主持一份刊物，他將刊物寄交李坤華，導致坤華被捕並上法庭。因辯護得力，法庭雖未定罪卻仍須僑領擔保，始得獲釋，校方亦藉此開除其學籍。之後，李坤華前往霹靂尋找其姐坤玉。其時已是日侵前夕，原想再回檳城，可檳城已遭轟炸，渡輪亦斷，歸家不得。同路者有霹靂錫礦主之子許惠民，轉回怡保居其家中並找到了黨的關係。在朱毛時李坤華便已認識陳平。不久，陳平調任霹靂，從事民運工作，李坤華隨即亦調來共事，此時她已是區委身份。與陳平共事期間，相知相愛。直到日本投降始舉行婚禮，一切從簡，因女家堅持始擺一席酒宴請女家親屬。婚後往吉隆坡，由楊果覓得僑領房跡為住所。1947 年女兒麗麗出世，滿月後，女兒交由檳城岳母照顧。麗麗高中畢業後勤習會計，後於吉隆坡某電子廠當會計師，現已退休。1948 年兒武國出世。其時陳平夫婦離家上山，其母堅持留下孫兒，不讓帶走。武國便由祖母帶大，後畢業於馬來亞大學法律系，現於吉隆坡執業。

## 六、早年教育

陳平於六歲時入華僑小學就讀，他比其他同學早一年上學。上小二時，學校擴建並改名中正小學，旋又增設中學部。當時實兆遠幫派競爭劇烈，小小城鎮在短短數年裏共建了四間小學及附中。他的學習一般順利，沒太多記憶。歷年成績也都在前數名，屬優等生，並獲老師疼愛。但在三年級時，卻因班主任換了脾氣甚壞的校長夫人，特別討厭男生並常施體罰。陳平亦未能倖免而遭打掌心等懲罰以致鞭痕累累。他不明受罰的原因而感覺頹喪，終於逃學。母親往時家教甚嚴亦時施體罰，此次卻一反常態細聲細氣並流淚勸解，說現只有大哥與他兩兄弟有書讀，不讀書將來沒出路，只能當膠工或去打粗工。母親的眼淚攻勢奏效。母親為使他安心，便派人護送他到校長處說明孩子不上學的原因，校長深明大義，從此校長夫人不再施予體罰。他記得母親第二次流淚是在他要離家上山時發生，母親要他留下來，但此次的淚水沒有留住他。

1936年陳平十二歲，此時實兆遠各附中經已合併為南華中學。陳平順理成章就讀初中一，南華接著亦辦高中並設有簡易師範供初中畢業生就讀。陳平於十五歲初中畢業後，便進入高中並兼讀簡易師範。此時，南華經濟拮据，財務不濟，接著便停辦。陳平於是考慮到新加坡去繼續學業，其時新加坡正興建中正中學。新加坡亦有許多母家親屬，母親勢必同意此行。但此時，他已是抗援的積極分子並擔任學抗（學生抗敵後援會）的推動工作，組織上勸阻他前往。於是他便轉往報讀由基督教衛理公會所辦的英華補習學校去讀英文。讀了半年，他便因英殖民政府對他注意而退學，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陳平英文造詣甚佳，這得力於實兆遠當時施教者的遠見。從小學開始便已有相當節數的英文課。陳平是黨內少數掌握英文的領導。

當年的華文課本皆由中國輸入，課程內容灌輸強烈的愛國思想和儒家教育，課文以〈滿江紅〉、〈正氣歌〉；陸遊、辛棄疾的詩詞、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等充滿著磅礴正氣、精忠愛國，抗敵禦侮的思想和教導，發揚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以國家社稷為己任的獻身精神。歷史課則側重清朝時喪權辱國的教訓。當時南逃的文人教師很多，南洋一帶師資不缺。這些教師多為國民黨的積極分子和逃過劫數的中共黨員或國民黨左翼。他們上課時傳授給學生的便不僅僅是課本的知識，而是抗戰的情勢和社會理想。陳平自不免接受著這種難得的充滿時代氣息的薰陶，關心起時事和祖國抗日的動態。尤有進者，校方倘常以中國發生的大事在校內舉行相應的活動。如西安事變，蔣介石獲釋後，學校亦慶祝一番。國民黨抗日出師不利，天津戰役中國民黨少將童齡格副軍長及師長趙登里等人不幸犧牲，學校停課舉行追悼會師生於會上痛哭。這種種都極其深刻地影響著學生的成長，引導著他們思想的方向，使他們常義憤填膺，滿腔熱血，期待著獻身理想，抗日報國的機會。早年他亦讀過不少的演義，受到俠義精神的影響。這些早期的朦朧的愛打抱不平的俠義意識也深深地培育在心中。

當陳平自1937年起參加抗援的活動後，接觸了比較進步的馬共積極分子，從他們那裏，不但建立了較有理論的認識，更閱讀了許多左翼書籍。1937年七七抗戰發生後，許多左翼書籍流入馬來亞，老師們鼓勵同學們組織讀書會。一位參加過北伐逃亡的劉姓老師便設計並協助他們組織了“時輪”讀書會，並由陳平負責。

這老師更著意介紹了許多當時中國知名的進步作家如：魯迅、郭沫若、成仿吾、冰心、巴金、丁玲、矛盾等人的作品。劉老師更著重引讀了丁玲、魯迅的某些篇章。陳平其實在初中三組織讀書會之前，他已從抗援的同志那裏借得許多左翼書籍和抗戰書刊。杜龍山、伍天旺等人藏書不少並有來源，陳平常借得後往其父在紅土坎的分店去閱讀。那裏沒有母親的干涉，店務亦不忙，給予他充分細細啃讀的時間。

他當時開始對哲學十分感興趣，印象中較深刻的有翻譯蘇聯米丁所寫的《哲學大綱》和作者不詳的《辯證唯物主義》等磚塊式馬列經典。雖熱衷於學習卻似懂非懂。在許多抗日的書刊中，他涉略了國民黨人，包括蔣百里等人所寫的關於抗戰和戰爭研究的書籍，但發現越讀越不清，覺得他們所論均不能解決某些問題，一直到他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才豁然貫通，解答了他許多關於抗日戰爭的疑問，於是膺服於毛澤東的才能和智慧及其雄才大略。除此，他亦看了斯諾的《西行漫記》以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促進共產主義認識的書籍。《鋼鐵》一書據說初看時印象不深，直到1948或1949年，在森林中二次閱讀時才深悟其內涵。

## 七、思想的轉變

陳平上初中一時，新馬抗日運動已經逐漸活躍起來。1937年七七事變新馬抗日運動如火上加油，在全馬以及整個東南亞熊熊地燃燒了起來。馬共立即成立了馬來亞抗敵後援會。上初中二的陳平此時也被發動參加了抗援的工作，他是學校學生會的總務，學抗總務和讀書會的負責人。但他這時還仍然是三民主義的信仰者，讀了不少當時國民黨關於抗戰的宣傳資料和文章，從報章上瞭解祖國抗戰的情況。西安事變在新馬也引起很大的震動，當蔣介石獲得釋放後，消息傳到實兆遠，國民黨人及其同情者燃放爆竹慶祝，他也受到感動，參加燃放爆竹慶祝。1938年上半年，一羅姓國民黨人到來進行招兵活動，激昂的演說鼓動了不少中學生願意參軍，熱血填膺的陳平此時也報名參加到中國廣西南寧步兵學校去受訓，為祖國效勞。但母親強烈反對，再加上當時一位同學參軍回國，上船時讓家長給逮了回來。參軍不成反落得這個丟臉的下場，間接地影響了陳平的決定。1939年間又受到了左傾老師和同學的影響，亦想偷溜回國，到延安去參加抗日。這事亦因1939年底打算到新加坡中正中學深造而暫擱。後來，新加坡

就學之行亦為抗援領導人勸阻。一位熱血青年在當時略呈混亂的形勢中，多元的選擇，多少造成他精神上的困擾，方向略為模糊，純粹受著熱情的鼓舞並為抗日作出貢獻。但有一點似乎越趨清晰的便是由於加入了抗援的隊伍，接觸了馬共一些領導幹部並接受了他們的薰陶，閱讀了馬共有關抗日抗英的宣傳資料和文件，閱讀了一些馬列的經典著作，親身參與抗援以及馬共的組織生活。杜龍山等人清楚地指示著他身在馬來亞，應為馬來亞這塊土地和人民貢獻出一份力量。政治意識此時逐漸明朗起來。一方面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逐步加深，感召於這個人人平等、自由、沒有剝削和壓迫、以機械化、電氣化完成和豐富物質文明發展的偉大政治和社會理想，形成為他的主要信仰，並願為這個理想和信仰付出和犧牲個人舒適的生活。來自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這個轉變是劇烈的、深刻的。他義無反顧，全心栽入了這水深火熱的革命運動之中。另一方面，馬來亞這個土地意識也逐漸代替了“祖國”的觀念。雖然，當時像他這樣的青年，在“祖國”政治認同上還是很模糊，極為困擾。但由於運動的深化，在抗日的同時，因為遭受到英帝的鎮壓也逐漸地認識到英殖民統治的本質而形成較為明確的抗英意識，鬥爭的目標和方向也逐次明朗過來。當時抗援較常與他接觸的是杜龍山，他是後期馬共中委應敏清的前夫，黨名賴萊福。1939 底，有兩個黨員要調往他處，其任務內定由陳平接任。於是黨決定發展陳平為黨員，並由工抗負責人陳路處理此事。陳路於是約見陳平，然而陳平卻爽約。第二天南華的老師陳景雲以及在馬來村莊做小生意的杜龍山都詢問他何以未赴約。其時，他並不知道黨要發展他並認為陳路負責工抗（工人抗敵後援會）事務，與學抗、店抗（店員抗敵後援會）並非一個系統，所以不去。奇怪的是為何當時不由杜龍山他們來發展，或許出於對他們身份的保護所致。1940 年底，杜龍山才正式告訴他黨的決定並說明陳平上回錯失了一個機會，於是他

這時才真正入黨成為候補黨員並立即調任區抗（區域抗敵後援會）的工作。轉讀英校便是掩護身份之舉。

到南寧或延安未能成行，到星洲亦未能實現。1940年初便接受組織的安排，報名就讀於由基督教衛理公會所辦的英華補習學校。這是一間專收容超齡和學習成績不佳的學生的英校。陳平在校成績一向甚佳，每每是班上前數名的高材生，又是適齡生，就讀此校，真是委曲了他，因而精神上有抗拒感。但這是組織的命令，好處是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十分鬆懈，他因此常常為了抗援的活動而曠課，老師們都不加理會，這包括現馬華總會長林良實的叔叔，雖知道他的活動亦不加管束。當時校內亦有國民黨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學抗是一個“死對頭”的組織，時有衝突。當地暗探對抗援活動監視緊密。他們從三青團成員方面瞭解學抗的活動情況，知道陳平是學抗的領導人，自然對他特別注意。最終當地政府打算對他採取行動。當時，他向霹靂地委老葉報告了其處境。老葉當機立斷，給了他十塊錢，授命他到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與在當地主持親戚開辦的巴士公司業務的蔡有安聯繫，蔡的巴士站辦事處很小，夜間把桌面收拾後便是兩人的睡床。

## 八、走上革命和抗日的道路

就這樣，陳平開始走上了革命和抗日的道路。毫不猶疑，沒有二話，他接受了組織的安排。從1940年7月離家的那一刻起，他或許不知道自己已經肩負起歷史的任命，而這任命將越來越沈重並需要他誓死如歸地去完成。

在瓜拉江沙等了一個多月，他被安排到怡保接受新的任務，開始擔任霹靂州各界抗援常委兼黨團成員，領導怡保和豐地區四家華校中學的學校組織，為日漸深化的抗日運動加強組織和積極開展各項活動。年底，他才成為正式黨員。

接著，全馬各地抗援組織受壓解散，陳平轉任黨怡保區委委員，領導怡保三家華文中學及店員、洋工、磚窯和理髮業的黨組織。正式搞起黨務，執行黨的政策，組織群眾工作。

1941年6月又兼任霹靂州地委宣傳部委員，負責《人道報》出版的刻鋼板工作。之後，卸去區委的工作，專任地委宣傳部委員。緊接著，黨召開第七次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陳平當選為地執委。

在短短不及一年的時間，才十八歲的陳平頗受考驗。黨組織以及宣傳工作都有良好的表現而獲得上層領導的賞識，他的組織才能受到器重，從普通黨員和普通幹部直線上升提拔為地委一級幹部，並從負責黨週邊工作轉任黨組織的重要任命。

1942年正月，霹靂州已全境淪陷，日本大軍除留守部隊外，繼續揮師南下。霹靂州地委此時與由萊特主持的黨中央斷了聯繫，決定檢拾英軍遺留戰場的武器，自行在各區成立游擊隊，分別命名為霹靂人民抗日軍第一、二、三、四中隊。陳平受命為駐紮霹靂南區的第四中隊黨代表，兼負責與活躍於丹絨馬林的英軍敵後破壞小組聯絡。

同年5月，陳平調離部隊，擔任地常委（或稱地委）。5月底地委在朱毛召開會議，任命陳平轉赴霹靂北區工作。數月後，任地委秘書處委員，再調回南區搞組織工作。

1943年3月霹靂地委書記白衣及另一秘書處成員被捕，中央委派小平（林旺生）接任地委書記。剛上任便擬赴星洲向中央（萊特）彙報工作，途經雪州被捕。霹靂州數位領導在短短二個月間連接被捕，形成領導真空狀態。

1943年5月24日，聯軍136部隊乘潛艇從印度過來在邦咯島附近天定區海岸登陸，輾轉與抗日軍取得聯繫。由於地委及其代理均先後被捕，陳平便代管其職。他直接將聯軍登陸及聯繫情況彙報中央。

時中央眾多領導不是因 1942 年九一事件犧牲現場，<sup>6</sup> 便陸續因故被捕。除遠在彭亨東部唯一幸存的中委阿仲之外，中央僅存萊特一人。萊特吩咐陳平前往雪蘭莪間津附近面談，並委陳平為抗日軍及抗日同盟總部代表與聯軍 136 部隊接觸。陳平選擇了陳金聲這個具有海峽華人色彩的名字與善粵語的 136 部隊聯絡官約翰·戴維斯 (John Davis) 會面商談，為 136 部隊提供掩護及後勤服務，以便 136 部隊順利展開先遣部隊的情報工作。兩個月後，萊特正式書面委任陳平為霹靂州地委書記，領導霹靂州黨、軍抗日鬥爭以及主理與聯軍合作的具體事務。

剛滿十九歲的陳平，驟然躍身於馬共高層領導。此時中央已名存實亡，陳平事實上已是馬共要員而不自知。從聯軍接觸始至日本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止，陳平始終在霹靂州南北奔馳，勤於黨軍的組織工作和指揮抗日戰鬥以及保持與聯軍在馬人員的聯絡和提供對他們的保護和協助。做為剛升遷的馬共要員，備受萊特的重視。他曾參與同聯軍的談判。此談判達成的協定，對日降後馬共的策略產生重大的影響。

1943 年 11 月 2 日，聯軍 136 部隊頭目林謀盛等亦乘潛艇前來，由陳平派人接應順利登陸。1943 年 12 月 30 日，萊特化名張紅與陳平一道同聯軍代表林謀盛、戴維斯 (John Davis)、布倫米 (R.N. Broome)、查普曼 (Spencer Chapman) 等於美羅山區布蘭丹 (Blantan) 抗日軍營地舉行會談。並簽署了此後稱為“美羅協定”的合作協定。<sup>7</sup> 談判由萊特一手操縱，年輕和剛上任為霹靂州地委書記的陳平僅僅做為隨同出席此項談判，雖則他代表人民抗日軍和抗日

<sup>6</sup>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pp.145; 175; 180-181; 184-185.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7-1947", pp. 57-103; 新馬僑友會：《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頁137-138。

<sup>7</sup> 陳松沾：〈日治時期新馬華人的處境〉，《南洋學報》，52 期（1998 年 8 月），頁 182-183。